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 
第九十五回 苟觀察就醫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

苟才自從當了兩年銀元局總辦之後，腰纏也滿了。這兩年當中，弄了五六個姨太太。等那小兒子服滿之後，也長到十七八歲了，又娶了一房媳婦。此時銀子弄得多，他也不想升官得缺了，只要這個銀元局總辦由他多當幾年，他便心滿意足了。不料當到第三年上，忽然來了個九省欽差，是奉旨到九省地方清理財賦的。那欽差奉旨之後，便按省去查。這一天到了安慶，自撫臺以下各官，無不慄慄慄慄。第一是個藩臺，被他纏了又纏，弄得走頭無路，甚麼釐金咧、雜捐咧、錢糧咧，查了又查，駁了又駁。後來藩臺走了小路子，向他隨員當中去打聽消息，才知道他是個色厲內荏之流，外面雖是雷厲風行，裝模作樣，其實說到他的內情，只要有錢送給他，便萬事全休的了。藩臺得了這個消息，便如法泡製，果然那欽差馬上就圓通了，回上去的公事，怎樣說怎樣好，再沒有一件駁下來的了。

欽差初到的時候，苟才也不免慄慄危懼，後來見他專門和藩臺為難，方才放心。後來藩司那邊設法調和了，他卻才一封咨文到撫臺處，叫把銀元局總辦苟道先行撤差，交府廳看管，俟本大臣徹底清查後，再行參辦。這一下子，把苟才嚇得三魂去了二魂，六魄剩了一魄！他此時功名倒也不在心上，一心只愁兩年多與童佐聞狼狽為奸所積聚的一注大錢，萬一給他查抄了去，以後便難於得此機會了。當時奉了札子，府經廳便來請了他到衙門裡去。他那位小少爺，名叫龍光，此時已長到十七八歲了，雖是娶了親的人，卻是字也不曾多認識幾個，除了吃喝嫖賭之外，一樣也不懂得。此刻他老子苟才撤差看管，他倘是有點出息的，就應該出來張羅打點了；他卻還是昏天黑地的，一天到晚，躲在賭場妓館裡胡鬧。苟才打發人把他找來，和他商量，叫他到外頭打聽打聽消息。龍光道：「銀元局差事又不是我當的，怎麼樣的做弊，我又沒經過手，這會兒出了事，叫我出來打聽些甚麼！」苟才大怒，著實把他罵了一頓；然而於實事到底無濟，只好另外托人打聽。幸得他這兩年出息的好，他又向來手筆是闊的，所有在省印委候補各員，他都應酬得面面週到，所以他的人緣還好。自從他落了府經廳之後，來探望他、安慰他的人，倒也絡繹不絕。便有人暗中把藩臺如何了事的一節，悄悄的告訴了他。苟才便托了這個人，去代他竭力斡旋，足足忙了二十多天，苟才化了六十萬兩銀子，好欽差，就此偃旗息鼓的去了。苟才把事情了結之後，雖說免了查辦，功名亦保住了，然而一個銀元局差使卻弄掉了。化的六十萬雖多，幸得他還不在乎此，每每自己寬慰自己道：「我只當他白當了三個月差使罷了。」

幸得撫臺憲眷還好，欽差走後，不到一個月，又委了他兩三個差使，雖是遠不及銀元局的出息，面子上卻是很過得去的了。如此又混了兩年，撫臺調了去，換了新撫臺來，苟才便慢慢的似從前的紅了。幸得他宦囊豐滿，不在乎差使的了。閒閒蕩蕩的過了幾年，覺得住在省裡沒甚趣味，兼且得了個怔忡之症，夜不成寐，聞聲則驚，在安慶醫了半年，不見有效，便帶了全眷，來到上海，在靜安寺路租了一所洋房住下，遍處訪問名醫；醫了兩個月也不見效，所以又來訪繼之，也是求薦名醫的意思。已經來過多次，我卻沒有遇著，不過就聽得繼之談起罷了。

當下繼之到外面去應酬他，我自辦我的正事；等我的正事辦完，還聽得他在外面高談闊論。我不知他談些甚麼，心裡熬不住，便走到外面與他相見。他已經不認得我，重新談起，他方才省悟，又和我拉拉扯扯，說些客氣話。我道：「你們兩位在這裡高談闊論，不要因我出來了打斷了話頭，讓我也好領教領教。」苟才聽說，又回身向繼之汨汨而談，直談到將近斷黑時，方才起去。我又問了繼之他所談的上半截，方才知是苟才那年帶了大兒子到杭州去就親，聽來的一段故事，今日偶然提起了，所以談了一天。

你道他談的是誰？原來是當日做兩廣總督汪中堂的故事。那位汪中堂是錢塘縣人，正室夫人早已沒了，只帶了兩個姨太太赴任，其餘全眷人等，都住在錢塘原籍。把自己的一個妹子，接到家裡來當家。他那位妹子，是個老寡婦了，夫家沒甚家累，哥哥請他回去當家，自然樂從。汪府中上下人等，自然都稱他為姑太太。中堂的大少爺早已亡故，只剩下一個大少奶奶；還有一個孫少爺，年紀已經不小，已娶過孫少奶奶的了。那位大少奶奶，向來治家嚴肅，內外界限極清，是男底下人，都不准到上房裡去，丫頭們除了有事跟上人出門之外，不准出上房一步。因此家人們上他一個徽號，叫他迂奶奶。自從中堂接了姑太太來家之後，迂奶奶把他待得如同婆婆一般，萬事都稟命而行，教訓兒子也極有義方，因此內外上下，都有個賢名。只有一樣未能免俗之外，是最相信的菩薩，除了家中香火之外，還天天要入廟燒香。別的婦女人廟燒香起來，是無論甚麼廟都要到的；迂奶奶卻不然，只認定了一個甚麼寺，是他燒香所在，其餘各廟，他是永遠不去的。

有一天，他去燒香回來，轎子進門時，看見大門上家裡所用的裁縫，手裡做著一件實地紗披風，便喝停住了轎，問那披風是誰叫做的。裁縫連忙垂手，稟稱是孫少爺叫做的，大約是孫少奶奶用的。迂奶奶便不言語。等轎子擡了進去，回到上房之後，把兒子叫來。孫少爺不知就裡，連忙走到。迂奶奶見了，劈面就是一個巴掌，問道：「你做紗披風給誰？」孫少爺被打了一下，吃了一驚，不知何故；及至迂奶奶回了出來，方才知。回道：「這是媳婦要用的，並不是給誰。」迂奶奶道：「他沒有這個？」孫少爺道：「有是有的，不過是三年前的東西，不大時式了，所以再做一件。」迂奶奶聽說，劈面又是一個巴掌。嚇得孫少爺連忙跪下。孫少奶奶知道了，也連忙過來跪著陪不是。迂奶奶只是不理。旁邊的丫頭、老媽子看見了，便悄悄的去報知姑太太。姑太太聽了，便過來說情。迂奶奶道：「這些賤孩子，我平日並不是不教訓他，他總拿我的話當做耳邊風！出去應酬的衣裳，有了一件就是了，偏是時式咧，不時式咧，做了又做。三年前的衣服，就說不時式了；我穿的還是二十年前的呢！不要說是自己沒能耐，不能進學中學，自己混個出身去賺錢，吃的穿的，都是祖老太爺的；就是自己有能耐，做了官，賺了錢，也要想想朱柏廬先生《治家格言》的話，『一絲一縷，當思來處不易』。這些話，我少說點，一天也有四五遍教他們，他們拿我的話不當話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！」姑太太道：「少奶奶說了半天，到底誰做了甚麼來啊？」迂奶奶道：「那年辦喜事，我們盤裡是四季衣服都全的；他那邊陪嫁過來的，完全不完全，我可沒留神。就算他不完全罷，有了我們盤裡的，也就夠穿了。叫甚麼少奶奶嫌式子老了，又在那裡做甚麼實地紗披風了。你說他們鬧不鬧！」

姑太太道：「年輕孩子們，要時式，要好看，是有的。少奶奶教訓過就是了，饒了他們叫起去罷，叫他們下回不要做就是了。」迂奶奶道：「呀，姑太太！這句話可寵起他們來了！甚麼叫做年輕小孩子，就應該要時式，要好看？我也從年輕小兒子上過來的，不是下娘胎就老的，我可沒那樣過。我偏不饒他們，看拿我怎麼！」姑太太無端碰了這麼個釘子，心裡老大不快活，冷笑道：「不要說我們這種人家，多件把披風算不了甚麼；就是再次一等的人家，只要做起來，不拿他瞎糟蹋，也就算得一絲一縷，想到來處不易的了。要是天下人都像了少奶奶的脾氣，只怕那開綢緞舖子的人，都要餓死了！」迂奶奶聽了，並不答姑太太的話，卻對著兒子、媳婦道：「好，好！怨得呢，你們是仗了硬腰把子來的！可知道你們終究是我的兒子、媳婦，憑你腰把子再硬點，是沒用的！」姑太太聽了，越發氣了上來，說道：「少奶奶這是甚麼話！他是姓汪的人，化他姓汪的錢，再化多點，也用不著我旁人做甚麼腰把子！」迂奶奶道：「就是這個話！我嫁到了姓汪的就是姓汪的人，管得著姓汪的事，我可沒管到別姓人家的去。」姑太太這一氣，更是非同小可！要待和他發作起來，又礙著家人僕婦們看著不像樣，暫時忍了這口氣不再理他。回到自己房裡，把迂奶奶近年的所為，起了個電稿，用自己家裡的密碼，編了電報，叫家人們送到電報局發到廣東。

那位兩廣制軍得了電報，心裡悶悶不樂，想了半天，才發一個電報給錢塘縣。這裡錢塘縣知縣，無端接了廣東一個頭等印電，心中驚疑不定，不知是何事故，連忙叫師爺譯了出來。原來是：「某寺僧名某某，不守清規，祈速訪聞，提案嚴辦，餘俟函詳。」共是二十二個字。其餘便是收電人名、發電人名及一個印字。知縣看了，十分惶恐，不知這位老先生為了甚事，老遠的從廣東打個電報來辦一個和尚？這和尚又犯了甚麼事，杭州城裡多少紳士都不來告發，卻要勞動他老先生老遠的告起來？又叫我作為訪案，又叫我嚴辦，卻又只說得他「不守清規」四個字，叫我怎樣嚴辦法呢？辦到甚麼地步才算嚴呢？便拿了這封電報，和刑名老夫子商

量。老夫子道：「據晚生看來，我們這位老中堂，是一位阿彌陀佛的人。聽說他在廣東殺一回強盜，他還代那強盜念一天《往生咒》呢。他有到電報要辦的人，所犯的罪，一定是大的；不啊，便怕有關涉到他汪府上的事。據晚生的意思，不如一面先把和尚提了來，一面打個電報，請示辦法。好得他有『餘俟函詳』一句，他墨信裡頭，總有一個辦法在內，我們就照他辦就是了。老父臺以為如何？」知縣也沒甚說得，只好照他的辦法，立刻出了票子，傳了值日差役，去提和尚，說馬上要人問話。不一會提到了，知縣意思要先問一堂，回想這件事又沒個原告，那電報又叫我作為訪案的，叫我拿甚麼話問他呢。沒奈何，叫把他先押起來，明天再問。

誰知到了明天，大清老早，知縣才起來，門上來報汪府上大小奶奶來了。知縣吃了一驚，便叫自己孺人迎接款待。迂奶奶行過禮之後，便請見老父臺。知縣在房中聽見，十分詫異，只得出來相見。見禮已畢，迂奶奶先開口道：「聽說老父臺昨天把某寺的某和尚提了來，不知他犯了甚麼事？」知縣聽說，心中暗想，刑席昨天料說這和尚關涉他家的事，這句話想是對了。此刻他問到了，叫我如何回答呢。若說是我訪拿的，他更要釘著問他犯的是甚麼罪，那更沒得回答了。迂奶奶見知縣不答話，又追問一句道：「這個案，又是誰的原告？」知縣道：「原告麼，大得很呢！」嘴裡這麼說，心裡想道，不如推說上司叫拿的，他便不好再問。回想又不好，他們那等人家，那個衙門他不好去，我頂多不過說撫臺叫拿的，萬一他走到撫臺那裡去問，我豈不是白碰釘子！迂奶奶又頂著問道：「到底那個的原告？大到那麼個樣子，也有個名兒？」知縣此時主意已定，便道：「是閩浙總督，昨天電札叫拿的。」迂奶奶吃了一驚道：「他有甚麼事犯到福建去，要那邊電札來拿他？」知縣道：「這個侍生那裡知道，大約福建那邊有人把他告發了。」迂奶奶低頭一想道：「不見得。」知縣道：「沒有人告發，何至於驚動到督帥呢。」迂奶奶道：「這麼罷，此刻還不知道他犯的是甚麼罪，老父臺也不便問他，拿他攔在衙門裡，倒是個累贅。念他是個佛門子弟，准他交了保罷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是上憲電拿的犯人，似乎不便交保。」迂奶奶道：「交一個靠得住的保人，隨時要人，隨時交案，似乎也不要緊。」知縣道：「那麼侍生回來叫保出去就是。」迂奶奶道：「叫誰保呢？」知縣道：「那得要他自己找出人來。」迂奶奶道：「就是我來保了他罷。」知縣心中只覺好笑，因說道：「府上這等人家，少夫人出面保個和尚，似乎叫旁人看著不大好看；不如少夫人回去，叫府上一個管家來保去罷。」迂奶奶臉上也不覺一紅，說道：「那就叫我的轎夫具個名，可使得？」知縣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

迂奶奶便叫跟來的老媽子，出去叫轎夫阿三具保狀，馬上保了知尚出去。知縣便道：「如此，少夫人請寬坐，侍生出去發落了他們。」說罷，便到外頭去，叫傳地保。原來知縣心中早就打了主意，知道這裡面一定有點蹊蹺；不過看著那迂奶奶也差不多有五十歲的人，疑心不到那裡去就是了。但是叫他們保了去，萬一將來汪中堂一定要人，他們又不肯交，未免要怪我辦理不善。所以特地出來傳了地保，硬要他在保狀上也具個名字；並交代他切要留心，「如果被走了，追你的狗命！」那地保無端背了這個干係，只得自認晦氣，領命下去。這件事，早又傳到姑太太耳朵裡去了，不覺又動了怒，詳細細的，又是一個電報到廣東去。此時錢塘縣也有電報去了。不一日，就有回電來，和尚仍請拿辦，並請到西湖邊某圖某堡地方，額鑄某某精舍屋內，查抄本宅失賊，並將房屋發封云云。知縣一見，有了把握，立刻飭差去提和尚，立時三刻就要人。一面親自坐了轎子，帶了差役書吏，叫地保領路，去查賊封屋。到得那裡，入門一看，原來是三間兩進的一所精緻房屋，後面還有一座兩畝多地的小花園。外進當中，供了一尊哥窯觀音大士像，有幾件木魚鐘磬之類。入到內進，只見一律都是紅木傢伙，擺設的都是夏鼎商彝。牆上的字畫，十居其九，是汪中堂的上款。再到房裡看時，紅木大床，流蘇熟羅帳子，妝奩器具，應有盡有，甚至便壺馬桶，也不遺一件。衣架上掛著一領袈裟，一頂僧帽，床下又放著一雙女鞋。還有一面小鏡架子，掛著一張小照，仔細一看，正是那個迂奶奶！知縣先拿過來，揣在懷裡。書吏便一一查點東西登記。差役早把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和尚，及兩個老媽，一個丫頭拿下了。查點已畢，便打道回衙，一面發出封條，把房屋發封。

知縣回到衙門時，誰知迂奶奶已在上房了。見了面，就問道：「聽說老父臺把我西湖邊上一所別墅封了，不知為著何事？」知縣回來時，本要到上房更衣歇息，及見了迂奶奶，不覺想起一樁心事來。便道：「侍生是奉了老中堂之命而行；回來問過了，果然是少夫人的，自然要送還。此刻侍生要出去發落一件希奇古怪的案件，就在二堂上問話。」又對孺人道：「你們可以到屏風後面看看。」說著，匆匆出去了。

正是：只為遭逢強令尹，頓教愧煞少夫人。不知那錢塘縣出去發落甚麼希奇古怪案件，且待下回再記。